

〔台湾〕卧龙生

铁剑玉佩

上

作家出版社

I24.8
302

铁剑玉佩

〔台湾〕卧龙生



BC212/14

—

故都长安，每逢三月三日，新科进士乘彩舟游于曲江，于是，长安城内万人空巷，纷纷涌向曲江池畔，一瞻状元郎之风采。

其中尤以女性为最：禁宫嫔妃，名门闺秀，甚至那三曲中的风尘歌伎，莫不以一见状元为荣。是以，诗人才作出了“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不朽名句。

这天，又是三月三日。

曲江池畔正是锣鼓喧天，万头攒动。

而城内却宁静异常，宽敞的通衢大道也鲜有人迹。

过“三曲”桥向东一带，是长安城的宁静住宅区。这里虽然紧靠着笙歌不辍的“南曲”，但却不沾半点繁华。

紧靠“三曲”桥东南方一箭之遥，一顺边长着七株水桶般的柳树。那排柳树的旁边有一座深邃的院宅，长安城里的人都管它叫“七柳斋”。

这“七柳斋”原本是一个姓崔的尚书所建，昔日门前也曾

车如流水马如龙，宅内则是高朋满座，冠盖云集。

不意这尚书爷却生了个不成材的儿子，非但没有考上一份功名，即令世袭的“八品”顶子也因声名狼籍而被参去。

再加上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将一份祖产挥霍净尽，最后连这栋曾为尚书宅第的“七柳斋”也被他卖掉。

“七柳斋”几经易手，最后在十年前落到一个姓凌的手里，南观一带的人都称他一声凌员外。

凌员外搬到“七柳斋”时，并无妻室，只有一个三岁大的男孩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另外就是一伙家人。

十年来，这位凌员外深居简出，从未走出“七柳斋”大门一步，但这位员外对行善却从不后人，施衣施粮，修桥铺路，无不慷慨捐输。

照说这种好人，必定年登寿考，谁知天不长眼，凌员外竟在去岁岁尾得一个怪症，终日恹恹，茶饭不思，夜不安眠。虽遍请长安名医，甚至将宫中为皇帝老子看病的国手也都揽到，竟无一人能说得出凌员外害的什么病，当然更谈不上对症下药了。

这天，十三岁的公子，和十岁的小姐由老嬷和几个健壮家人簇拥着到曲江池畔看状元郎去了，宅子里就剩下了躺在病床上的凌员外，和一些在旁照拂的老管家。

这时，约摸己午之交，门外突然响起一阵串铃之声。

急病乱投医，管家的自然连走方郎中也不会放过，于是疾步走去开了大门，将那个摇着串铃而过的走方郎中叫住。

这走方郎中约摸四十岁，黄脸膛，八字须，目光炯炯，身沉步稳，行走之间，上身笔直，很有点气势。

他身背药箱，右手摇着串铃，左手举着的一方杏黄布条上

写着八个大字：“专治奇症，不死有救”。

这是天下名医都想说而不敢说的两句大话。

走方郎中向回走了两步，一翻眼皮问道：“是要看病？”

管家的活了半辈子，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一搭眼，就知道这走方郎中与众不同，因而极为恭敬地一揖到地，道：“是的，先请里面待茶。”

走方郎中也不答话，一提蓝布大褂下摆，跨进了“七柳斋”的大门。

老管家引领着走方郎中来到客厅，一面延坐，一面吩咐仆童待茶。

走方郎中一摆手道：“不必客套，先看病人要紧，请带路。”

老管家正是求之不得，忙不迭弯腰为礼，引领着走方郎中穿庭院，跨回廊，来到凌员外居住的上房。

凌员外虽然一病三月，恹恹不起，但还未到水米不沾的严重境地，能起能坐，能言能语，只是形容消瘦，浑身乏力。

凌员外此时正斜靠床榻，手捧庄周南华，在那里细读默诵。一见家人引领着一个走方郎中进来，连忙一正身形，轻声问道：“大夫请坐。”

管家早已搬过椅凳在榻边放下，走方郎中泰然落坐，然后慢条斯理地卸下药箱，放下布招和串铃，眼儿向凌员外面上一扫，问道：“多久了？”

凌员外答道：“三个月了。”

走方郎中轻“唔”了一声，右手三指轻轻地朝凌员外的右腕上一搭。

把脉良久，方喃喃道：“脉象虚弱无力，沉伏若无，为气血虚弱所致，但气血之虚，却由心脉而起，请恕在下直言，员外心

中有病。”

凌员外身躯微微一震，面呈惊色但旋即心平气和地问道：“大夫看准了？”

走方郎中神色凝重地道：“在下断脉万无一失，员外切勿讳疾忌医，直言无妨。”

凌员外展颜苦笑道：“人非圣贤，一念之间，愧人之为，间或有之，大夫所断必定不谬。”

走方郎中拈须不语，仍然把脉如故。

良久，方“咦”了一声道：“这却奇了！”

凌员外道：“大夫有何发现，不妨直言。”

走方郎中目注于病者脸上，声音沉缓道：“员外不但气血虚弱，心胸淤塞，而且下焦火微，致使胃冷脾寒，此为伤朕，看员外……”

凌员外淡淡一笑，道：“古人尝云：‘少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而在下却偏偏犯了‘斗’字之忌，大夫断得很准。”

走方郎中缓缓摇头道：“不对！不对！此伤绝非一般殴斗拳脚相加所致，依在下看……”

走方郎中突然顿口不言。

凌员外仍催问道：“大夫尽管直言。”

走方郎中摇摇头道：“看来员外有所顾忌，是以在下也不敢直言了。”

凌员外略一犹疑，振声一笑，道：“那既是大夫不便直言，在下也不勉强了。”

说着，就朝一旁侍候的管家一摆手，道：“送大夫，诊金加倍。”

走方郎中站起身来冷冷地道：“诊金不敢拜领，恕在下放

句狂言，员外的沉痾，舍却在下，普天之下绝无旁人可以医治。”

凌员外心中一动，沉声道：“大夫慢走一步，恕在下直言一句，大夫是诚心为在下治病，还是……”

走方郎中回过身来，重又坐下，冷笑道：“员外这话问得蹊跷，在下行医济世，焉有不诚心为人医病之理？”

凌员外双目突露精光，沉思良久，方朝一旁侍立的管家叱喝道：“出去，将门带上。”

管家依言退出，顺手带上房门。

凌员外这才一整神色道：“大夫不妨先说说这伤因何而起？”

走方郎中沉声道：“员外，并非在下夸口，不但能说得这伤因何而起，还能说得这伤是何人下手。”

凌员外不禁惊诧出声。

走方郎中淡淡一笑，道：“员外不必惊慌，在下多多少少也该知道一些武林中事，否则这招牌上也不敢夸下不死有救这句海口了！”

凌员外强作镇静，道：“请讲！”

走方郎中拈须颌首，一字一字铿锵有力地道：“员外是中的一种叫做‘寒梅掌’的寒力，而这种掌法却是‘终南三君子’之一的三先生萧云达的独门武功，在下所断不错吧。”

凌员外骇然张目，道：“你？！……”

走方郎中对这凌员外的骇色恍若未见，目注窗外，沉声道：“能疗治员外伤势之人，普天之下只有两个。一个是三先生本人，一是在下。可惜三先生已于五年前死于终南三老峰下，如今只剩在下一人了。”

凌员外道：“你说什么？他死了？”

走方郎中双眉一挑，连连冷笑，道：“员外不知道？嘿嘿！员外之伤也是五年前留下的，这倒是巧得很啊？”

凌员外面色一沉，冷叱道：“大夫今日前来，究竟为何？”

走方郎中冷然道：“为员外治病疗伤。”

凌员外将头一点，道：“好！一言为定！只要你将我伤势疗好，诊金听凭所取。”

走方郎中纵声笑道：“这可是你说的啊！”

凌员外正声道：“君子一言九鼎，只要能将在下治好，但凭所需。”

走方郎中目射精光，沉声道：“好！在下要员外五年前在终南三老峰头得到的那件东西！”

凌员外倏地坐起，沉喝道：“你说什么？”

走方郎中一字一字如敲金击玉般道：“你如惜命，交出五年前在三先生萧云达处所掠之物。”

凌员外倏地纵声狂笑道：“嘿嘿！阁下果然是有所图谋而来！不过，你可找错了门，在下自十年前住进这‘七柳斋’后，从未出过太门一步。”

走方郎中将脸一沉，寒声道：“昔日闻名武林中的‘关中一龙’，言行竟然藏头露尾，一如宵小，实出在下意料之外……”

凌员外被对方叫出匪号，而且抖露出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秘密！不由心胆俱寒，骇然道：“你……朋友应该不是没有字号的人物，你该亮出你的真面目了！”

走方郎中冷然道：“不必！拿出那东西来，我为你疗伤，尊驾比起当年三先生的下场要好得多，而在下的行径也比尊驾当年光明磊落得多！”

凌员外双目一闭，废然一叹道：“东西在壁橱里，你自己去拿吧！”

走方郎中起身张望，刚一转身，凌员外面上突显杀机，右掌倏扬，向走方郎中“命门”按去。

其行动之快，简直不像是个连绵床第的病人。

走方郎中却像背上生着眼睛，那掌势刚要触体，倏一旋身，右腕一扬，反将来掌一把扣住。

走方郎中嘿嘿狂笑道：“人无伤虎心，虎有害人意，尊驾的行径未免太鄙陋吧！”

从对方的出手之快，以及扣上腕脉的那股暗劲，凌员外已掂出了对方的分量，心一横，眼一闭，冷哼道：“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走方郎中哈哈大笑道：“扬名武林的‘关中一龙’岂是怕死之人，不过，你得替令郎及令千金想一想。”

凌员外双目遽睁，暴叱道：“你将他们怎样了？！”

走方郎中轻描淡写地道：“并未怎样，要死要活，全凭尊驾一句话。”

凌员外咬牙切齿地道：“你巧扮郎中，又以三尺童子相挟，也不过是一藏头露尾的鼠辈，卑鄙无耻之徒。”

走方郎中冷声道：“正因为在下不愿置尊驾于死地，所以才不露真面目，怎么样？令郎令千金的性命要是不要？”

凌员外道：“我怎么能够相信你能守信放过他们？”

走方郎中沉声道：“武林中有一个守信不渝之人，你该知道。”

说着，用手在面上一抹，接道：“我就是他！”

凌员外一见对方真面目，不胜骇然道：“原来是你！”

走方郎中纵声笑道：“凌兄信得过在下吧？”

凌员外一咬牙，沉声道：“好，在下认栽了！”

说着，从枕边摸索了一阵，掏出一只锦盒递给对方：“拿去
吧！”

走方郎中左手接过锦盒，右手推开盒盖，一见里面正是自己所要之物，不禁面露欢色，将锦盒携在怀中，倏地脸色一变，狞声笑道：“在下向不诳言，令郎及千金绝不加以危害，不过，在下真面目已露，尊驾是无法活命了！”

凌员外额上顿时滚汗如珠，骇然张目道：“你……？！”

走方郎中声冷如冰，道：“昔日杀人，今为人杀，正是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凌兄你认命了吧！”

语罢，暗劲疾吐，凌员外身躯一震，一道血箭夺口而出。

凌员外心脉业已震断，犹自声嘶力竭地道：“匹夫无罪，你也……也……要……小……心……啊……”

走方郎中哈哈狂笑，掩盖了死者微弱的话声。

狂笑声中，门外涌进六七个管家仆童。

走方郎中翻掌轻挥，这几个下人顿时口喷鲜血而亡。

走方郎中来到厨下，正拟取火焚屋，以图灭迹，蓦然，一声嘹亮贯耳的佛号自大门外响起。

走方郎中闻声倏然变色，忙不迭地从后院纵出高墙，向城外逸去。

这时，前门走进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和尚。

这老和尚连诵两声佛号，见无人出来招呼，遂直奔内院。进内院后，和尚目中神光四下一扫，立即直奔上房。一进上房，老和尚不由得连诵两声“阿弥陀佛”。

老和尚行进榻前，擦下凌员外未闭的眼皮，喃喃道：“老衲

有心度你，只惜晚来一步，看来，佛法虽无边，却难度无缘之人……”

老和尚又一一探视地上横陈之人，均已气绝多时，这才连诵几声佛号，黯然离去。

午末未初，曲江状元之游散后，一千仆童才簇拥着凌少爷和凌小姐双双回到“七柳斋”中。

当他们见到这猝然发生之变，顿时哭昏过去。

人死不能复生，后事亟待处理，幸好，员外生前声名不坏，邻里之间，均全力帮忙。

两小幼稚心灵，蒙上一层悲哀，穿戴重孝，陪伴孤灯幽灵。

头七，二七，三七……一天一天地过去。

七七满的第二天，两小竟然双双失踪了。

光阴如白驹过隙，霎眼七年又过。

七月间，武林中尚称平静，但是，在平静中却有了许多不寻常的转变，明眼人一目了然。

少林、武当、峨嵋、昆仑、崆峒、华山等六大门派显然已采取了高蹈自隐的闭关政策，七年来，从未见这六大门派中任何一个弟子在外走动。

新起门派却如雨后天春笋纷纷在武林中露头，其中不乏傲视武林之翘楚，且听下面这首歌谣：

一湖映三月，
曲江起祥云，
岭南八彩凤，
剑国四游龙。

第一句是指环绕于洞庭湖畔之水月、醉月、晓月等三大山庄而言。第二句则是指建于曲江池畔之“祥云堡”。第三句所指为岭南“八凤园”的八位杰出裙钗，第四句则是代表了四个啸遨江湖的少年侠士，传闻中云，他们的剑术几已到达炉火纯青的境地。

能够上歌谣者，尚是行径较为正派之人物。至于其他左道旁门真是多如牛毛，不知凡几。

照说，这些江湖大豪和武林枭雄纷纷崛起后，武林中应该纷乱不宁才对，可是竟能相安无事，一静七年。

所谓“久静思动”，江湖中突又热闹起来。而热闹最显著的地方则是长安城外的曲江池畔。

自八月初开始，曲江小镇上即涌来了无数劲装疾服的武林大豪，小镇通往“祥云堡”口的那条宽敞的石板大道，更是自晨至暮，行人络绎不绝。原来祥云堡主要在仲秋之夜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武林群芳赛会。

请柬自七月上旬即已开始以快马、飞鸽传递，只要在江湖上稍有头脸的人，都收到了一份，即使那些有区域性之微小门户都未遗漏，这证明祥云堡主秦羽烈对人一视同仁，并无强弱贵贱之分，但是，有心人却不免敏感地觉得忧虑，因为从秦羽烈分发请柬的周详看来，他对武林大势是了若指掌的。这期间，他必然下过功夫仔细调查。其目的何在？这就是有心人忧心忡忡的原因。

请柬虽然分发得很广，但邀约的人数却有限制。各门派除了可以派一名女性参加赛会外，另外尚可推派代表一人与会观摩。不拘门派大小，门人多寡，都只以二人为限，超过恕不招待。

就这样，曲江池畔陡地热闹起来。

绝大部分是捧场胡凑热闹之辈，但也有一小部分有心之人赶来与会，他们似乎已料定这场赛会并不如请柬上所说的那样单纯，其内在必定尚有阴谋或隐秘。

这天，是八月十五。

在一所傍水而建的“倚水阁”旅店的上房中，正有一个神采俊逸的少年文士在凭窗凝望。

他衣一件粉蓝长衫，头裹白蓝相间的文士巾，年龄约在二十上下，双眉斜插入鬓，两眼亮若星辰，堪称气宇轩昂，但他此时却眉尖微蹙，神色间微有忡忡之色，使他那俊逸的神采蒙上一层淡淡的阴影。

为什么？只因为他那书童一去五日未归，而现在已是中西之交，看来这一场群芳赛会怕要去不成了。

门开处，店主人亲自送来茶水，但是这个少年文士仍然负手立于窗前，对身后的响动恍若未闻。

店主人瞟了那少年文士的背影一眼，未去打搅他。在店主人的心目中，这个出手阔绰自称名叫柳南江的年轻人，虽不一定是什么达官显贵的哲嗣，多半也是名门之后。巴结之外，还存下了敬畏之心。

店主人退去后，房门复又打开，外面之人跨进房来的脚步尚未踏实，柳南江的身子已飞快地旋转过来。

来人约莫十四五岁，苹果似的脸蛋，配上头顶那条短短的朝天辫子，显得活泼而又可爱。

他轻轻掩上房门，一展稚气未脱的嗓音，道：“公子，你等得不耐烦了吧？”

柳南江原本微蹙的眉尖又聚了一些，低声道：“师弟！你怎

么一去五日……”

小童忽然笑容一收，道：“公子！我既是仆童的打扮，而且易名福儿，你怎么还称呼我师弟呢？”

柳南江不禁一笑，道：“这里四下无人……”

小童一本正经地连连摇头，道：“不行，不行，如果公子叫成习惯，人前之处难免会露出马脚。”

柳南江点点头，道：“好！听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小童道：“两件办好一件。”

柳南江问道：“哪一件？”

小童道：“这五天来，小的足迹遍踏方圆五百地内，可是就没有查出‘子午谷’位于何处。不过，‘祥云堡’的请柬，我倒是弄来了一张。”

在说话中，他已自怀中掏出一张大红烫金的折柬递给了柳南江。

柳南江展开一看，被邀请的人是“芙蓉蓉”芙蓉仙子纪绂绂，心头不由一怔，忙问道：“福儿，这张请柬是从何处弄来的？”

小童答道：“花钱买来的。”

柳南江双眉一挑，又问道：“是从芙蓉仙子手里买来的吗？”

小童摇摇头，道：“芙蓉仙子本人并没有来，她只派了一个代表。反正‘祥云堡’见柬就放人进去，公子你又何必顾忌。”

柳南江微微颌首，将大红请柬揣入怀中，问道：“福儿，你今晚不去么？”

小童神秘地一笑，道：“趁今夜大家都挤在‘祥云堡’内凑热闹的时候，我要在这曲江池畔搜他一搜。”

柳南江沉吟一阵，道：“福儿，如今晚你我有一人因故不能返回旅店，那就于九九登高之日，在曲江池畔再见。”

小童道：“公子！如果是日亥未尚未见我，我就不能为公子挑负书箱了……”

语音未落，人已穿门而出，一闪不见。

柳南江凝神一阵，这才张望窗外天色。回头来，在壁上取下那把系穗陈旧，鞘匣黯然无光的古剑系上腰间，又在粉蓝长衫外面加上一件明白大氅，带上房门，缓步走出了“倚水阁”旅店。

途中不乏前往“祥云堡”赴宴的江湖豪客，莫不挺胸抬头，昂视阔步，只有柳南江徐徐缓行，对那些自身边擦过超前者恍若未见。而那些匆匆赶路的人却都免不了要看他一眼。

前行里许，天色已渐昏暗。虽然“祥云堡”尚距二里之遥，而那三盏分写着“祥云堡”三个大字的橘形灯笼却已进入柳南江的眼中。

柳南江回首一顾，身后已无行人，也就加快了脚步，他今晚是冒用他人请柬，一旦打单落后，最后一个进入堡门，那就显得惹眼了。

脚步一加快，二里之遥，转瞬即到。

柳南江来到堡门前停下身子，张目望去，果真是气派浩壮，声势夺人。

堡门左右，各立一长排纓顶胄甲的执戈武士，一个个精神饱满，雄姿逼人，数十座插于地上粗约一抱的松脂火炬不亚烈日，将这座原已气象万千的堡门，照耀得更见灿烂辉煌。

柳南江走近几步，又看到了悬挂于堡门两侧的槛联。字迹浮雕髹金，鲜明闪亮，书法更是苍劲有力，如铁划银钩。

柳南江再一细看联句，心头不由一怔。

原来那槛联写着：

祥罩瑞盖江湖底定

云涌风起武林太平

联首嵌进堡名，倒不足为奇。而联语中却夸下了“非‘祥云堡’不足以底定江湖安襄武林”的海口。

柳南江不仅是发愣，而且还有一丝骇异。但他却不露声色地向仁立门边专司接待的人员亮了亮请柬，跨进了堡门。

进堡门，只见林木葱茏。平整的青石道旁，吊挂两排密集的锦灯，抬首望去，不知尽头。

又前行约三箭之地，到达一座四面皆窗的敞厅，厅中有一席锦坛，坛上约有三十名女乐，各有吹弹拉打，演奏的曲子则是众所尽知的“迎宾曲”。

过敞厅，穿月门，跨回廊，来到一处广场，想必这是“祥云堡”弟子练武之地，而此时却成了聚宴之所。

靠东南方，已搭建了一座高约八尺，宽约十丈的高台，顺着台口，如雁阵般摆下两排席面，分坐男女贵宾，柳南江微一估计，如果满席，与会之人，约为三百人之谱，其中女宾约近百人。

两排席面均已坐上了十人八人不等，而且四色冷盘已上，酒已开坛，大概只待主人一露面，这场盛会就要开始了。

柳南江入座后，再次向邻座巨台望去。只见台顶正中一方横匾，写着：“群芳争艳”四个大字。

两侧则各挂一块槛联，写着：

争百媚之丑妍

较一投之长短

柳南江这才明白，群芳赛不但要比美，而且还要比武。一定是好戏连台，难怪捧场张望者如许之多。

柳南江星目一转，又将眼光扫过这张席面上。这张席面上人数不多，连他在内只有七人。四个劲装疾腿的彪形大汉，一个厥状至丑的丑汉，秀衫蓝裤如阿左考，还有一个衣着华丽，玉面红唇的俊美少年，年龄约十七八岁，面容坐在此处，绝难信他是武林中人。

柳南江本身也是丰神俊逸，加之爱美乃是人之天性，因此当他目光扫过那少年的俊面时，不禁微微一笑。

那俊美少年或许涉世未深或许是不善交游，被柳南江一笑，顿时面浮红酡，回首他顾。

柳南江顿感有些唐突，为解对方窘态，忙搭讪着问道：“这位少侠上姓？”

俊美少年回过头来，报以一笑，低声答道：“凌菲，凌云之凌，芳菲之菲。转教？”

柳南江本不愿在此时此地透露姓名，但他又不愿欺骗对方，只得连答道：“小姓柳，草字南江。”

凌菲低声道：“很雅！”

是指人还是指名呢？不管是指何而言，柳南江都免不了有一丝尴尬之色。正想以别的话题支开，蓦然，一声如黄钟大吕的喝声贯耳传来：“主人驾到——”

喝声一起，满场喧嚷之声立即消逝，一片静寂。柳南江和凌菲二人也就掉头往台上望去。

此时台上已站立了一个年约六旬的老者，穿一件古铜团绣衫，发如银丝，挽了个朝天髻。双目炯炯有神，面带和蔼笑容，威武的神情中，复透出令人倍觉亲切之感。